

字數: 1356

結果: 失敗

=====

災難降臨王城，協會的信函是這麼描述的。

以烏鴉之姿再度飛往那個苦難處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可是這次音賽希爾這次竟然央求他陪同。

如果說連平常歷經百戰還有奇佳運氣的音賽希爾都要人陪同看診，那盲蛇真不知道聽到要求時自己的臉色是蒼白到什麼樣。

起先盲蛇發誓他聽到要求當下就像被浸入桶冷水，只是等音賽希爾少見吞吞吐吐攤開地圖，而他好不容易搞清楚目標地還有那個「距離」，終於意會過來。

最後走進馬車的是隻轉開頭的紅雀，和隻止不住笑的灰烏鴉。

歡樂的時間總是過於短暫，盲蛇在鑽進馬車狹小的空間之後再次體認到這點。

將對外光景的窗戶蓋上黑布簾，隔絕外面的所有視線包括陽光，經馬車夫引導奔馳踢踏的馬蹄，穩定輪轉的輪子和偶爾能從聲音揣測行徑路線，讓有些燥悶的馬車內部多了些還「活著」的空氣。

透過厚度適宜的鳥眼鏡片，盲蛇看見那條偽裝成鳥兒的白蛇正乖巧的縮在旁邊角落，也許為了打發時間也跟自己一樣掀開窗簾窺看外界，看著經艷陽照射反倒像人血般紅的紅鳥面具，盲蛇不經感嘆。

是啊，他們都不是受陽光眷顧的那種人。」

「音，你覺得會是什麼？」他只是隨口問問，順使用厚重的黑手套掀開更黑的窗簾，看附近人們的行動和目光，粗略估計大概還需要點時間。

問出口換來沉寂，他想紅雀面罩底下那人大概已經昏迷了吧。

一邊讓腦部運動該放著紅雀繼續放生還是該強迫做些處置現場實習一番，從面罩底下傳來有些虛的聲音。

「夏季常見病徵之一，熱傷害。」撐著下巴往外看的他看起來百般無聊，「以往都會有幾個，但今年天氣異常高溫，才會造成災情逼得協會徵召吧……也有可能是未知病症，得到現場診斷才能確定。」

面罩底下的眼睛愉快的眨了眨，第一次遇上這傢伙也是一樣，用著看似能被根樹枝扳倒氣虛嗓音，和似乎能包容一切的溫柔手腕……

「那天聚會你忘了戴面具吧。」

「本來就是抱著要去鬧事的心態，哪需要戴面具。」想到那天場景，音賽希爾又忍不住笑出來，「真該讓你看看被揍掉牙齒的肥豬，我可是精準控制力道和角度才讓他只掉兩顆門牙。」

跟著笑了笑，車輪運轉聲音慢慢拉長節拍，直到最後一聲停止。

戰場到了。

無論何時人都在未知底下折服，面對未知時只要通通把罪過推開就什麼都沒事。

同樣的集中管理的床鋪、同樣躺的七零八落的人們、和同樣忙碌奔波的黑鳥同袍，盲蛇知道他們來得慢也不曾有機會來的正是時候。

「有水嗎？」隨手翻開最靠近自己的患者，只看到衣袖底下那發燙的肌膚。

他開口，無人馬上應聲，而那個總是很積極又帶著無數好運的紅雀也鑽進了人群，無暇照應他。

一連翻了幾個不同人的衣服，又抬起幾張臉面對驚恐和無助的面孔。

然後那頭又聽見幾個同袍在烈日烘烤下紛紛倒下。

為什麼從醫呢？

隔著手套盛著的是化為數字的重量。

「醫生，我還有救對不對？惡魔在主面前會自行退去對不對？」

面罩底下的他無聲的笑了。

他恭敬的對著高空太陽朗聲稱頌主。

「音，我真的是惡魔吧？」

回程上，盲蛇覺得自己只是在病例簿上又增加了不少數字。

身為神的使徒、奉行神的旨意執行神的名求，他這趟路真的收穫不少。

「哪天我只能摘下面具時，梅洛就交給你了。」

「—————」

平穩行駛的馬車內部傳來木板破裂的聲音。

灰烏鴉依舊坐在位置上，紅雀還是看著窗外。

「書上說果子不是只有智慧嗎？什麼時候多了暴力。」
「因為有隻小灰鳥想拋棄小貓飛出籠子。」

依然是軟綿綿又像是隨時沒睡飽的聲音，如果不要看黑手套上的碎木屑的話。